

THE
GHOST

影子写手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Robert Harris

姚人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GHOST



影子写手

(英) 罗伯特·哈里斯 著

Robert Harris

姚人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子写手 / (英) 哈里斯著; 姚人杰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225-662-0

I. 影... II. ①哈...②姚...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2382 号

The Ghost by Robert Harris

Copyright © 2007, Robert Harr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影子写手

(英) 罗伯特·哈里斯 / 著 姚人杰 / 译

责任编辑: 吕 林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31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200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66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献给吉尔

作者的话

我想要感谢安德鲁·克罗夫茨,安德鲁慷慨地允许我从他那本精彩的写作指南《捉刀写作》(A&C Black 公司 2004 版)中摘引文句。还有两位成绩斐然的捉刀人亚当·席斯曼和卢克·詹宁斯,他们友善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验。英国女王顾问菲利普·山德斯向我提供了国际法方面的一些指点。罗斯·斯泰伦花费了数天时间带我游览玛莎葡萄园岛的风光:我没法找到一位比他更为亲切和蔼、博闻广知的向导。对于这部小说中涉及美国的部分,我在美国的出版商大卫·罗森塔尔与我的经纪人迈克尔·卡莱尔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当然,他们二人在小说里的对应角色与其本人不尽相同。

罗伯特·哈里斯
于法国比纳特海岬
2007 年 7 月 26 日

我不是我；你不是他或她；他们也不是他们。

——伊夫林·沃《旧地重游》^①

^① 伊夫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家和讽刺作家。《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是他最为知名的作品，描写了伦敦近郊布赖兹赫德庄园一个天主教家庭的生活和命运。代表作品还有《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一把尘土》(*A Handful of Dust*)、《独家新闻》(*Scoop*)等。

第一章

在捉刀写作提供的种种好处之中，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有机会碰到那些你感兴趣的人士。

——安德鲁·克罗夫茨《捉刀写作》

在听到麦卡拉是如何送掉小命的那一刻，我本该立马转身离开。我此刻能看穿整件事情。我本该说“瑞克，我很抱歉，这故事不适合我，我不想听你说这些”，然后喝光酒，转身走开。可瑞克讲起故事来很吊人胃口——我常常心想，应该瑞克是捉刀人，而我是文学经纪人才对——一旦瑞克开始讲故事，我总是会侧耳倾听，等到他讲完时，我的心思早已被故事给紧紧钩住。

那天午餐时瑞克对我讲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

在两个礼拜前，麦卡拉从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玛莎葡萄园岛的渡轮。我后来估算出那天肯定就是1月12

日。那天本来天气不佳，渡轮根本不能出海。自从下午三点起，就刮起了大风，最后几班渡轮全都取消。但在快到九点时，风速稍稍减弱，到了九点四十五分，船长判断此刻出海够安全了。渡船上很快挤满了旅客；麦卡拉很幸运，为他的汽车抢到了一个车位。他把车停在甲板下面，然后登上甲板去透口气。

之后，再也没人见过活着的麦卡拉。

开往玛莎葡萄园岛的航程，通常要花费上四十五分钟，但在出事的那个晚上，恶劣的天气令航程拖延了片刻：瑞克说，在五十字的风速中将一艘两百英尺长的船只停靠到码头上，没人会认为这是件好玩的事情。当渡轮开进葡萄园岛的港口时，差不多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船上的汽车纷纷驶下船，但有一辆崭新的褐色福特“翼虎”运动型轿车依旧停在原地。渡轮的事务长在广播中请求车主回到自己的车内，因为他的车堵住了后面一些汽车的车道。但车主依旧没有现身，于是船员们试着打开车门，结果发现车门未锁，于是用人力将轿车推到了码头附近。然后他们仔细地搜查了整艘船：楼梯间、酒吧、厕所，甚至连救生艇都没放过——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那时，马萨诸塞州轮船局的一位官员最终联系了驻扎在法尔茅斯的海岸警卫队，报告说可能有一位乘客从船上落水坠海。

警方对福特汽车的牌照进行了调查，发现车辆注册在纽约市的一位名叫马丁·S. 瑞恩哈特的先生名下，最终在加利福尼亚的大农场里找到了瑞恩哈特先生。到了那时，时钟已经转到了东海岸的午夜时分、西海岸的晚上九点。

“就是那位马蒂·瑞恩哈特^①吗？”我插问了一句。

① 马蒂 (Marty) 是马丁 (Martin) 的昵称。

“就是他。”

在电话里，瑞恩哈特立即向警方确认福特车确实是属于他的。他将车子停在玛莎葡萄园岛上的自家别墅里，只供自己和夏季里到访的宾客们使用。他同时也证实，尽管目前天气不佳，近些日子还是有一些人住在他的别墅里。他说会让自己的助理给别墅打个电话，看看是否有人借用了福特车。半个小时以后，女助理回电说确实有人失踪不见了，那人名叫麦卡拉。

在第一道曙光到来之前，搜救人员也无能为力。但这也无关紧要了。每个人都晓得，要是有人乘客失足落水，紧接着的肯定是搜索尸体。瑞克属于那种身材棒得让人气恼的美国佬，那些人年纪四十出头，看上去却还像十九岁的小青年，他们会骑脚踏车，会划独木舟，用可怕的锻炼虐待自己的身体。瑞克也熟悉那片海域：他曾经花了两天时间，划着一艇皮筏绕着小岛航行了六十英里。自伍兹霍尔出发的渡轮往返于葡萄园岛海湾和楠塔基特岛海湾相碰头的海峡，而那是一片危险的水域。在潮水高涨时，你能目睹到水流的巨大力量，连硕大的水道浮标都被潮水吸往水流两侧。瑞克摇晃着脑袋。在1月的大风天里，天上还下着雪，人还能逃生？没人能活过五分钟。

第二天早晨，一位本地妇女发现了被海水冲上海滩的尸体，地点在兰伯特海湾以南四英里的海岸上。钱包里的驾驶证证实了死者就是迈克尔·詹姆斯·麦卡拉，年纪五十岁，来自伦敦南部的巴勒姆地区。当瑞克说到巴勒姆这个沉闷并且毫无异国情调的社区时，我记得自己突然间感到了一丝同情：他肯定是离家太远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他在护照上将自己的老妈列为至亲。警方将他的尸体带回了葡萄园岛港口的狭小的停尸间，然后驱车去瑞恩哈特

的别墅，告诉住客这个坏消息，并且带回一名宾客来认尸。

瑞克说，那名自告奋勇的宾客最终现身来认尸时，肯定是一幕奇景：“我敢打赌停尸房的伙计至今肯定依旧在谈论这事。”先是来自岛上的埃德加镇的一辆蓝色警灯闪动的警车开道，然后是第二辆汽车满载着四名负责守卫楼宇的保镖，接着才是第三辆防弹汽车，汽车里坐着一位一眼就可认出的贵宾——在十八个月之前，他还是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首相。

一起吃午餐，是瑞克出的主意。直到他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他到了伦敦。他坚持要我俩在他的俱乐部里碰头。这其实不是瑞克加入的那家俱乐部——他事实上是曼哈顿的一家相差无几、同样死气沉沉的俱乐部的会员，这些会员拥有在伦敦的这家俱乐部用餐的权利——但瑞克依旧爱死了这家俱乐部。在午餐时间，他们只招待男性顾客。每个顾客都身着深蓝色西服，年纪超过六十岁；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从未感到如此年轻过。在俱乐部外面，冬季的天空压迫在伦敦城上空，就像是一块巨大无比的灰色墓石。俱乐部里面，从三座大型枝状烛台上射下的黄色电灯光，照在锃亮的深色餐桌、镀银餐具和深红色的红葡萄酒瓶上。在我俩中间，摆放着一张小巧的卡片，宣布俱乐部的年度西洋双陆棋竞赛将在晚上举行。西洋双陆棋就像是英国皇家卫兵的换岗或者英国国会大厦，都属于外国人眼中的英伦印象。

“我很惊讶这消息还没登上报纸。”我说。

“哦，它早就登过了。没人保守这个秘密。报纸上已经有讣告了。”

对啊，我此刻想到了这一点，我刚刚确实隐约记得自己窥视到

了一些事情。但是为了完成最近那本新书(一个足球运动员的自传),我已经连续一个月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我的书房以外的世界早已变得一片朦胧。

“一位前任首相去给一个从开往玛莎葡萄园岛的渡轮上坠海身亡、来自巴勒姆地区的男人认尸,这到底是哪门子事啊?”

“迈克尔·麦卡拉,”瑞克加强语气地宣布说,他飞行了三千英里过来,就是为了吐露这句关键话,“在帮首相写他的回忆录。”

此时此地,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里的我,会向上了年纪的麦卡拉老太太表达我出于礼貌的同情慰问(“在您这个岁数丧子真是挺大的打击”),叠好沉甸甸的亚麻餐巾,喝光老酒,说声再见,然后一脚踏进外面冷冽的伦敦街头,在我面前将是一辈子安安稳稳、平凡普通的事业。与之相反,现实中的我欠身离座,走进了俱乐部的厕所间,一边若有所思地撒尿,一边端详面前的一幅《笨拙》杂志里的漫画。

“你意识到我对政治一无所知了没有?”我在回到餐桌时开口问道。

“你给他投票了,是不是?”

“亚当·朗?当然投给他了。每个人都投票给他。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时尚偶像。”

“好吧,那就是关键之所在。谁会对政治感兴趣?我的朋友,无论怎么考虑,他需要的就是一名职业捉刀人,而不是另一个该死的政客。”他眼睛往四周扫了一圈。在这家俱乐部里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用餐时不许讨论公事——这对瑞克来说绝对算是个麻烦,因为我看他从来就不谈公事以外的事情。“马蒂·瑞恩哈特为这本回忆录支付了一千万美元,条件只有两个。第一,这本书应该

能在书店里卖上两年。第二，朗不许在反恐战争问题上避重就轻。就我听到的情况，他离达到任何一条要求都还差得很远。到圣诞节前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所以瑞恩哈特让他使用自己在玛莎葡萄园岛的度假别墅，那样朗和麦卡拉就能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写作。我猜压力肯定都聚到了麦卡拉头上。州法医官发现他血液里有过量酒精，足足超出安全驾驶限定标准四倍多。”

“那么这是一场意外？”

“意外？自杀？”瑞克随意地抚弄手掌，“谁会知道呢？是不是真相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是那本书害死了他。”

“你这句话可真够激励人的。”我说。

在瑞克继续滔滔不绝时，我注视着面前的餐盘，想象前任首相在停尸房里低头端视着助手冰冷而苍白的脸庞——我猜想可以描述为“低头凝视自己的魂灵^①”。这是什么感觉？我经常向自己的客户提出这个问题。在整个采访阶段，我一天要问上百来次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感觉？这是什么感觉？多数情况客户都答不上来，这就是他们必须要雇佣我来提供回忆的原因；在一次次成功合作告一尾声时，我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客户更像他们本人。坦白说，我真的很享受这一过程：这种变成另外某个人的短暂的自由。那听起来是不是让人毛骨悚然？要是这样，让我补充一句，做捉刀人也需要货真价实的手艺。我不仅仅是从客户身上提炼出他们的人生故事，我是给那些往往无影无形的人生赋予一个形状；有时候我给予客户们一些生活，而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曾经拥有过那样的生活。要是这还算不上艺术，到底什么才是艺术？

① 在英语中，“魂灵”(ghost)也有“捉刀人”的意思。

我说：“我是否应该听说过麦卡拉这个名字？”

“是的，所以让我们别不承认你没听说过。在朗担任首相一职时，麦卡拉算是他的某种助手。写写发言稿、政策研究、政治策略分析。当朗下台后，麦卡拉依旧和他在一起，管理他的办公室。”

我做了个鬼脸。“瑞克，我对此一无所知。”

从开始吃午餐到现在，我一直在分神观察着隔壁桌子上坐着的一位上了年纪的电视剧演员。在我孩提时，他就因为在一部情景喜剧里扮演一位抚养妙龄女儿的单身父亲而出了名。现在，当他身形摇晃地站起身，拖着脚步朝大门走去，他看上去就像是在扮演一具行尸走肉的角色。那就是我代为写作回忆录的一类客户：在名人阶梯上跌下几级台阶的过期明星，或者是还差几级阶梯要爬的小明星，再或者是那些就要爬到顶端、趁着还有时间拼着老命想赚上一笔的名人。我突然间被这一整个点子的荒唐可笑而打垮了，我怎么可能和一位英国首相合作写回忆录！

“我不知道——”我再次张嘴想说话，但瑞克又打断了我。

“瑞恩哈特公司慌作了一团。他们明天早上会在伦敦的分公司里举行一次捉刀人选秀活动。代表公司的马多克斯本人会从纽约飞过来。朗也派来了那位为他谈妥最初交易的律师——他是华盛顿最为炙手可热的中介人，名叫西德尼·克罗尔，一位非常精明的家伙。我也可以派其他的客户参加这次招募，所以假如你不适合这份差事，现在就告诉我。但从他们商量的样子来看，我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我？你在开玩笑吧。”

“一点都不，我向你保证。他们需要做一些激进的决策——冒一下险。这对你来说是绝佳的机会。钞票方面会很宽裕，孩子

们也不会忍饥挨饿了。”

“我压根就没孩子。”

瑞克眨了眨眼：“你没有，但我有啊。”

我俩在俱乐部的台阶上分手道别。瑞克有一辆引擎发动了的汽车等候在外面。他没有主动提出顺便送我去随便哪个地方，这让我怀疑他是要去见另外一位客户，他会把刚刚对我讲的那一番话冲那个人再说上一遍。该如何称呼这伙捉刀人？一列火车的捉刀人？一个小镇的捉刀人？还是一鬼魂？无论如何，在瑞克的本子里记录着许多捉刀人的联络方式。看一眼畅销书的榜单：你会惊奇于捉刀人的著作是如此之多，虚构类小说和非虚构类作品都有。我们是让出版界运转不休的幽灵操作工，就像迪斯尼公园背后那些看不见身影的技工。我们充斥在穿行于名人圈的地下隧道里，在这处或那处突然冒出来，装扮成这个或那个人物，维护着“魔幻国度”天衣无缝的幻象。

“明天见。”瑞克说道，然后在戏剧性的一幕中，瑞克随着一阵汽车尾气和烟雾扬长而去；他就像是一位抽取百分之十五佣金的靡菲斯特。我伫立了一会儿，犹豫不决，要是我身处在伦敦市别的地方，事情依旧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但我此刻伫立在苏活区毗邻考文特花园的狭街窄巷里：一条垃圾遍地的街上全都是空无一人的影剧院，黑黢黢的小巷子，红色的霓虹灯，卖小吃的酒吧，还有就是书店——多得要命的书店，让你光看着它们就开始犯恶心，从塞西尔 - 考特巷上门面狭小、索价不菲的珍品旧书店到查令十字街上的大型廉价旧书店，应有尽有。我常常会在不知不觉地走进查令十字街上的一家书店，看看书架上有多少本由我操刀的图书，那天下午我就干了这事。一旦走进

店内,要踏过“传记和回忆录”书柜前的磨坏了的红地毯,只需走一小步,所以我突然间就从“名人”部分跳到了“政治”书柜。

我惊诧于有如此多关于前任首相的图书——放满了整整一书架,从早期歌功颂德的传记《亚当·朗:我们时代的政治家》,到近期由同一位作者所著的攻击诽谤首相的图书《你还信亚当么?》《亚当·朗谎言辑录》,应有尽有。我取下了最厚的一本传记,翻到了照片部分:蹒跚学步的朗,在一堵石墙边上给小羊羔喂奶的朗,在学校的戏剧演出中扮演麦克白夫人的朗,在剑桥大学“脚灯戏剧俱乐部”^①的时事讽刺剧里装扮成一只小鸡的朗,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表情格外兴奋的商业银行家朗,朗和妻子与年幼的女儿站在新居的门阶上,在被选举为议员那天、朗佩戴着玫瑰花饰从敞篷式巴士上向民众招手,朗和同事们的合影,朗和各国首脑、和流行明星、在中东地区和英军士兵们的合影。一位穿着旧皮衣的秃顶顾客在我旁边浏览书架,直盯着亚当·朗的传记看。他举起一只手捂住鼻子,然后用另一只手模仿出马桶冲水的声音。

我绕着书架的角落转了个身,开始在传记的索引里搜寻迈克尔·麦卡拉的名字。只有五到六处顺便提及了麦卡拉的姓名——换句话说,对于在工党或者政府以外的随便哪个人,没理由一定要听说过他。我心想道,瑞克,你小子去死吧!我又翻回到首相微笑地坐在内阁会议桌前的那张照片,唐宁街首相官邸的幕僚们列队站在他的身后。从插图说明确定了麦卡拉就是后排的那名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身影有点儿模糊——一个面色苍白、不苟言笑、发色

^① 剑桥大学“脚灯”戏剧俱乐部建立于1883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名声显赫,它以喜剧和讽刺剧见长,不少英伦名人都曾经是俱乐部成员。

漆黑的模糊人影。我眯眼细瞧着他。他看上去就像是那种毫无吸引力、缺乏魅力的小人物，他们天生就会投身于政治，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坚持只看体育版新闻。你会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种体制里找到一位麦卡拉先生，他们站在领导人身后，操作着那套政治机器：就像是锅炉发电房里的一位油迹斑斑的技工。这就是那位被委托捉刀撰写价值一千万美元的回忆录的人？我感觉自己在专业上受到了冒犯。我给自己买了一小堆研究材料，然后迈出了书店，心中渐渐坚信瑞克或许是对的：我大概就是做这份差事的最佳人选。

很显然，在我走出店门之时，又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事件。在托特汉姆-考特路上，人们像堵塞的下水管道里涌出的水流一般，从地铁站的四个出口蜂拥而出。一个喇叭在说些类似“在牛津马戏城地铁站发生了一起事故”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出剑走偏锋的浪漫喜剧：电影《相见恨晚》^①撞上了反恐战争。我继续朝前走着，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回家——出租车就像虚情假意的朋友，往往在灾祸刚露苗头时就会闹失踪。在一家大型电器店的橱窗里，人群在观看十多台电视机上同时播放着牛津马戏城的航拍镜头，从地下的地铁站冒出。黑色的浓烟，红色的火苗乱窜。在屏幕下方的滚动字幕上，公布着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的嫌犯的名字、死伤者的人数，以及一个突发情况电话号码。在屋顶上方，一架直升机机身倾斜，在空中盘旋。我能闻到烟雾的味道——一种混合了柴油味和燃烧塑料味、让人眼睛红肿的刺激性气味。

拎着沉甸甸的一袋书，我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走回家——

① Brief Encounter, 摄制于1945年的爱情电影，讲述两位中年已婚男女在伦敦火车站邂逅，然后不可抑制地坠入爱河的故事。

先往北走到玛丽里本路,然后向西走到帕丁顿。和以往一样,整个地铁系统在炸弹袭击后都被关闭,以便检查可能还有的炸弹;主要的火车站也都是如此。在宽阔的街道上,无论哪个方向的交通都堵塞了,依照过去的情形,塞车会持续到晚上。(我心里想,如果希特勒知道他根本无需一整支空军,只需要一位嗑药过了头的青少年拿着一瓶漂白剂和一包除草剂进地铁就行了,那么伦敦地铁早就完了。)偶尔有一辆警车或者救护车从路边开上来,呼啸着驶过人行道,然后试图从小巷子里穿过去。

我面朝着落日一直走着。

当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时,已经是晚上六点钟了。我的公寓是在一栋灰泥外墙的高楼的最高两层,楼房所在地区的居民们都称呼该地为“诺丁山”,但邮政局固执地坚持地名该叫做“北肯辛顿”。使用过的注射器在排水沟里闪烁光泽;在对面的穆斯林肉商那儿,他们依照伊斯兰教律屠宰牲畜。这是让人讨厌的一幕。但从我充作办公室的跃层阁楼里,我能一眼望尽西片的伦敦,景色一点都不比高楼大厦逊色:各色的屋顶,铁路线的编组区,数条公路,最后还有天空——一大片都市里的清爽天空,偶尔闪过那些即将在希思罗机场降落的飞机的灯光。正是这份风景让我买下了这套公寓,而不是房地产经纪人的那套“中产阶级迁移至劳工阶级住宅区”的说辞——不过这也无妨,因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不是非得回到这片地区,而士兵们则必须开拔去巴格达市区。

凯特早已自己进了屋,正在看电视新闻。凯特,我已经忘记她今天要来过夜。她是我的什么?我从来不知该如何称呼她。说她是我的女朋友有点可笑;没有哪个年纪过了三十的大男人还交女朋友。伴侣也不准确,因为我俩并不住在一块。恋人?听到这称呼有